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  
而治具不容缺。禮樂  
政刑。有一之未備。未足  
成極治之功也。

朱子曰。淡者禮之發。和者樂  
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  
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  
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  
今樂形之。而見其本于莊  
敬齊肅之意耳。

近思錄卷之九

凡二十七條

治法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序。

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

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滯。入其耳。感其心。

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

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

極也。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

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

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

欲心平故平  
中深心釋  
故優柔

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復古禮。然後可以復今樂。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克

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

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

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

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之

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

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

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

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

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

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

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傳。二曰立官。三曰經界。四

曰鄉黨。五曰貢士。六曰兵役。七曰民食。八曰四民。九

曰山澤。修虞衡之職十曰分數。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其言曰。無古

宜尊德樂善。二宜復立周官。  
三宜制民產。四宜使民親睦。  
五宜養士于學校。六宜汰冗  
兵。冗役歸于農。七宜均田  
務農。儲粟備荒。八宜處  
置游民。

泥古而不度今之宜。猶復古之名而失其實。此固陋儒之見。然遂謂先王治法不可用于今。苟且卑陋。此又世俗之淺識。豈足以大有為而拯極弊哉。

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以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除宗政殿說書時所上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開誘也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

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

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為傳德

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

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今既不設保傳之官。則此

責皆在經筵。欲乞 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

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

應時諫止。文集遺書云。某嘗進說。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人之時

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

尊賢謂道德可矜式者待  
賓謂行能可賓敬者吏師  
通于治道可為吏之師法  
也三者皆才德過人首延  
禮之使士人知所向慕次乃  
立檢察士人之法

凡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舊制以不犯罰為行。試在高等為拔。薄者不備。

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中人更不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

姦偽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此養民善俗。平日忠厚之政也。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眾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摠揖眾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

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

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也。易傳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

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每

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經說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分者管轄階級之分。數者行伍多寡之數。分數明則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

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

始祖為大宗。族人雖五世外皆為之齊。三。大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之兄弟為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為五宗也。

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法謂統軍者區畫分數之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

一年有一年工夫。行之以漸。持之久。譜籍錄也。系聯屬也。明辨其宗派也。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徃徃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立廟院。則人知所自出而不散。不分祖業。則人重其宗而不遷。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常家宗

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

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

庶人立影堂。高祖以上。即當祧也。主式見文集。又去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月朔必薦新。薦後時祭用仲月。

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冬至祭

始祖。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立春祭。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主。合考妣享之。

先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季秋。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祭禩。季秋成物之時也。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

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墓穴。墜域。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

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

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

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

措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

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

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窞。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

之。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

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

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

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

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

古者宗子。能其世祿。故有世臣。

上下相維。自然固結。而不離散。

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遺俗。



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大宗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邢和叔序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傳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

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附錄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外書 下句蓋許之詞。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 好謀而成兵出以律古所不廢。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必當明禮義教化以維持之不但省刑以緩死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歛法。廣儲畜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

抑未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二。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愈貴則

雖同宗祖然親疎有分

愈嚴故異官。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正是均平。

語錄下同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故民有定業。

姑蘇堯率園釋智蓮上生身約德生吳縣後學朱袁山補長洲後學范泰聖孚全較并助刻

雙亮軒識

近思錄卷之九終

近思錄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政事

夫論臨政處事。蓋乎治道。通乎治法。以施于有政矣。凡居任職。事上撫下。待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

文集下同

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間斷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伊川荅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

徒言民饑將亂為可慮。而不言民饑將死為可傷。則人主徒有憂懼念疾之心。而無哀矜惻怛之意矣。告君之體。

必詞順而理直可也

泉矜之心生則能輕財以救民之死憂懼之心作反將各財以防民之變

必有未便于民者眾人為未免拘礙惟先生道德盛從容裁處故不疾而時之法而有補于民雖之而不至于駭者亦其存寬平而區處有方也

不敢專如衛青請天子自裁是也有所專所謂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是也威而不和則人心懼而離和而少威則人心玩而弛

必思錄

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

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

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

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

為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明道為邑及民之事多眾入所謂法所拘者然為之

未嘗大戾於法眾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

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為

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為之不容而後去又

何嫌乎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苟存愛物之心必有及物之效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

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

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

也易傳下同坎下乾上為訟天西運水東流故曰違行交結朋友親戚也契券文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慮其始必謹必明

師之九二為師之主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

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用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若職分之外是乃過為矣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凡所以奉上帝之道皆不敢自有其有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表下克上為隨震動也克也以此悅而動勿過于隨而不自知故以得中為善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心無所繫累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

雖有納約之本亦必因其明而納焉否則未免扞格

室中通明處

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曰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  
 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  
 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  
 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  
 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  
 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  
 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  
 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  
 是也。  
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就之。達財者因其有才而遂達之。皆謂就其所長開導之也。

寫四為位應。九與六為文  
 應此理之常也。然為九二  
 八三所隔。則已改其常矣。  
 初六當常之時。知常而  
 不知變。求之過深。是以  
 至于凶悔也。

九三下乘六二。有係戀之  
 心。則失宜遯之時矣。故有  
 災危。然君子用是道。以  
 畜臣妾。則可以固結其  
 欲遯之心。是以吉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  
 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為二三所  
 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失常而  
 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  
 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然君子  
 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御下之道。苟所當去。亦不可以係戀而姑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  
 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

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同而能異。則不拂乎人理之常。亦不徇乎日俗之化。惟理之從耳。然其所以為異者。乃所以成其大同也。是亦一事而已。

初与四位相應。而又比自陽。為同德相與。不至睽。然當睽之時。乖異者眾。故必恢含弘之義。而無弃絕之意。則不善者可化。乖異者可合。乃无咎也。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眾。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

開其自新之路。啟其從善之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

五相應。然時方睽。遠上下。疾故二必外竭其力。內盡誠。期使疑者信。睽者合。

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

二句。以。君。

所謂。遍。至。于。

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曲徑也。故象曰。遇

即由委曲。之。逢。亦。正。理。之。當。然。

主于巷。未失道也。

剛正不撓。乃能有益于君。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

國有險。侯之。臣士有善。柔之。友。皆有損。無益。

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

而已。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為忠

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九二對中。非有邪心者。但當損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己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少貶。故有弗損益之之戒。

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象曰。元吉無咎。

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

卦當損上益下。初居最下。受上之益。是當大任者。必克濟其事。而大善上下。乃可无咎。

八三上下皆陰。是君子与小八同列相比也。君子以守正而不失其身。小人亦以近正而不敢為惡也。

遊思錄

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無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革卦象傳華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事之變更。則于大體不能無傷。苟非有大益。而後惠。君子不輕于改作。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

處旅。因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

咎也。

初居旅之下。故為志卑之人。此教人處旅困之道。當畧細。故存大體。斯免悔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既極矣。又引

而長之。雖謫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

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

有光也。

兌之上六。悅之極也。悅極而復引。事既過而強為悅。何輝光之有。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

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



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小過卦象傳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

衰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也能順乎

宜所以大吉。過之甚者于恭為足恭于衰為毀瘠于儉為鄙吝。

小過卦九三傳 防小人之道正已為先。已于一正則彼雖奸詐將無間之可乘矣。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已也。夔

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

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

鳥凡凡。經說下同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採察民隱求訪賢材二事使職之大也。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

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

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

有益于我。遺書下同 先生忠誠懇至詞氣和平如此。

天棋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

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

德量如此。德量大則不為喜怒所遷。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

口如荆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理明義直內無不足則出于口者自然剛決不可回撓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振民育德脩己治人之事也然必知之至而後行之至無非學也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

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事雖多為之必有序事雖急應之必有節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

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

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

誠意素字則信在言前

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

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誠意多于言語則在彼有感悟之益在我無煩讀之辱

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下汕上則無忠敬之心

克勤小物最難

謹之至也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審固斯可以任大事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

一則易致聽順一則反致扞格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

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

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

率意改為則已失為下之義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

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苟有厭事之意則應之必不盡其理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

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加則福矣

此與孟子不與右師言同意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獲上有道惟誠而已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

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

量不長者識識長則量亦長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

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

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

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

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氣稟則有涯惟聖人可以充之以極其無涯

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之量資

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

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

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

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

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

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

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

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

量不足也。知道者雖窮居陋巷而不加損。雖祿之以天下而不加益。譽之而不加勸。非之而不加愠。何者。道固不為之而有增損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

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

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師典舉明道

薦才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先生

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願雖有其人。何可

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夷

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

見大資願將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云大

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

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只為算

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

押申轉運司狀願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

微序于諸侯之上尊五也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

理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

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

興是自然住不得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

為非甲為則乙為已上並遺書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

意

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凡  
席之下此以地之遠近言也一  
說先事而圖之則事至而無  
患此以時之遠近言也其理  
一也

謂井田貢助之法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顛

常愧此四字。

揚人之短。本為薄德。况前輩乎。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名主之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

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

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

荆公為之媿屈。

附錄下同

蓋有以破其私己之心。而消其忿疾之氣。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

惟平易聽者能之

吏曰。正已以格物。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

亦未能使下得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

嘗為之。則能使人。文集 知事人之道。然後知使人之道。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

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

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

以心通。易說下同

此以坎象而言。人于義理。苟能信之。為行之決。如水之就下。則沛然而莫禦。何往而不心亨哉。

以為重險。故曰積險。三五以剛居中。故雖外有積險。其中心自亨。通而無所疑懼也。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情其異俗者雖

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義理勝則氣充所趨義理耳視

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為之人亦未必恠正以在已者

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

意思齷齪無由作事舉重明輕所以激昂柔懦之士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

意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

為不為

婦初六跳躍也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

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

此段當在十一卷之末

息咸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錄絆已不出一益也授人數數

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

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松陵後學莊世榮君素吳翮扶九吳與濬慧生  
吳溥愛舜若全較刻 雙亮軒識

近思錄卷之十 終

卷論教人之道。蓋  
字進則推斯道以  
見天下。退則明斯道  
泐其徒。所謂得英  
事也。  
以教育之。即新民

近思錄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教學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  
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  
無斷。為邪。佞。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  
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  
止矣。通書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

以豫為先。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

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克腹。久自



此所謂成若夫性習慣成自然也

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文集 教之不早，及其稍長，內為物欲所陷溺，外為流俗所銷靡，欲其心德之無偏駁難矣。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為無位之地，故曰不在位。

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

及觀內省己之所為。

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

釋志未平也。

言高尚之志，亦不可以較意肆志也。

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易傳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

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及，則趨望之

循善誘才使由近

心急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

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者，

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

易乎近矣。經說

使之心平氣定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

不使逞其輕俊

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

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

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

志局于此已失其操存之本

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遺書

下同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

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

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政教施設之方戰陣部伍之法江河渠堰之利律曆九章之類無不究心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

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

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

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無  
德者守其說而不惑

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

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不學禮則無  
以立此之謂也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

低看了聖人不躐等而教君子必深造自得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洒掃應

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聖人是誠之至若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此聖人无妄之道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

導和立志要必誠心為之

聖人是誠之至若

說見曲禮

示同

弊妄也

誠者所以成已也

此即教事以誠

不容驟進非是各教

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理貴玩索至手口耳之傳未先今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

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

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

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

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

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

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

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

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

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無可依據是不得立於禮也。古  
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  
其血脉今皆無之無曲和順從容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  
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教者須引而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  
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  
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為他  
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此又講進神學之道已上並  
遺書

橫渠先生曰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

之極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  
矣。正蒙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

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

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

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

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

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

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

說見曲禮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

兒且先安詳恭敬橫渠禮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誕慢此忠信之本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

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

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橫渠孟子說

松陵後學張權浩然較刻 雙亮軒識

近思錄卷之十一 終

卷論戒謹之道脩治人嘗存警省之心不然則私欲易萌日消而惡日積矣

近思錄卷之十二 凡三十三條

警戒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

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通書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

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易傳下同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

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

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

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

近思錄

能見幾而作  
早去之速也

豫卦本五傳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臨卦彖傳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

寶將衰之漸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

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

也復貴安固上九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

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

无咎者補過之稱厲無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

表下坤上為復三既陰躁  
八處震動之終其主復善  
一躁動而不能固守者也

九上離下為睽上居睽之終是  
以之極也以九居上是剛之  
也居離之終是明之極也  
何是三者何往而不睽孤哉  
皆有正應亦不合矣

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  
之器故為小人竊盛位之  
象勉為正事者貞也然  
而陰柔卑下之質位居  
內卦之上非其所安是以  
吝也

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

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

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

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

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

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

則是化為君子矣

近思錄

卷十二

二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薰。心傳曰：夫止道貴

無過不及

不度時中而一手限止

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

界分也。列，絕也。夤，脊肉也。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內之上。為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為限止之義。

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

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歸妹象傳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兌下震上為歸妹。兌悅也。震動也。心有所好，則不得其正。况從欲而忘返者耶。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

震為長男

兌為少女

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徂說而忘其

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卦同上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

克卦亦五傳

如此。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已從人，盡

亦順天理也。厥類也。

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乎。蘇

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序。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

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經說下同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直則大。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

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遺書下同

人以料事為明。便駁駁人。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

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

却已先不好了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着他。莊子言其嗜欲

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

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莊子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猶電攬。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



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故治心者必去其端。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局于氣質汨于利欲。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故學者以正心為本。

做官奪人志。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

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

不愧耻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

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邢恕云一日三點檢明道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

甚事曾子三省謂日以三事自省耳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

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

說便不得不說。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

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

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亦不如是切

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  
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  
心中初無作主也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  
橫渠孟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二終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  
學雖已至然異端  
辨尤不可以不明者

此有毫釐之未析  
則貽害于人心者甚

近思錄卷之十三 凡十四條

辨異端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揚

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

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

近理又非揚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

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

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

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

佛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明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叔滅幻根斷除一切。

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揚墨至於揚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於是也。無父者愛其父亦同于路人無君者自私其身而不知有上下。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

習定近于主靜

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禪者覺也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

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

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

道器本不相離

絕學而求頓悟

畧見得心性影子

欲免輪迴之苦

無制事之義猶無

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能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以上竝明道語。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駁：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後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

立心未定，恐為所惑。

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

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至此已可考辨其失。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

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

昏則塞。

其氣通。

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

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

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

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

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

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這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人有語道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明道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聖賢養生，順理窒慾而已。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工者與聖人同乎？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本實理也。釋氏乃指為輪迴幻妄。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

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問：神仙之說，有諸明道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

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

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反以

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

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虛空之大。此所以

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

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

亦自私小技耳

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

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下同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陰陽自然之運。即道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

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

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

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要論歸。必謂死生流轉

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

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立地成佛而至大道可不教外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入耳上無礼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竝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

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詭服異行非脩先王之禮何以防其偽耶說異教非通聖人之學何以稽其弊

近思錄卷之十三終

卷論聖賢相傳

統而諸子附焉

唐虞堯舜禹湯文

周公道統相傳至

孔子孔子傳之顏曾

子傳之子思子思傳

孟子遂無傳焉於

楚有荀卿漢有

董仲舒楊雄

而首亮隋有王通

唐有韓愈雖未能

得斯道之統然其立

言立事有補于世教

皆所當故也迨于宋

朝人文再闢則周子

唱之程張子推廣

而聖學復明道統

近思錄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觀聖賢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  
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  
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  
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遺書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  
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  
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  
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之氣象



後續故備著之

也。觀其言，斯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第。孟子儘雄辯。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終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

荀卿言性惡，而非子思、孟子。楊雄僅擬易而擬論語。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

己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

子所以度越諸子。此言最為純正。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狀見道不甚分

明。下此，即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

林希謂楊雄為祿隱。楊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

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輔漢討賊。以信義為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尤能以忠言格主。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之治國。政刑脩舉。人心豫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得其議論。附會成

王通

中說

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

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為王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通書附錄。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胃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知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是似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而<sub>沒</sub>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

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  
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  
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  
藜藿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先生進將  
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  
微稍見于世者學者之所傳耳 先生之門學者多  
矣 先生之言平易 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  
河各充其量 先生教人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  
平天下洒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 有序病去之

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闖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  
得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  
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  
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  
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  
不以 先生爲君子也 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  
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  
人皆病於拘礙而 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  
而 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

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文集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下同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葶者食便不美此即西銘之意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日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

溫和氣外書

名仲良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

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揚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

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

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明道似顏淵伊川如孟子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克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

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

忿厲之容附錄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溪。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

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

淳如也。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具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旣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真盛貌嚴然與人

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論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鏡然欲學聖人錄

吳江後學張頊子亶張頊子宜共刻

近思錄卷之十四 終

卷十四

八







